

缘分或有两种情形。一种体现在日积月累,比如终日相伴的亲人,朝夕相处的同事,定期相聚的老友,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……记得有次参加朋友孩子婚宴,有几桌席卡上写的是“男方父亲相识十年朋友”“男方父亲相识二十年朋友”,当时我想,难道坐下去前还得算算已经相识几年?当然我知道这是戏谑,却体现出主人对缘分的珍视。

一面缘

江天舒

另一种便是一面之缘,这是我们的日常。人海茫茫,每天都会偶遇各种陌生人,不多时便在大脑皮层烟消云散。若能刻入记忆,定有打动心灵的“桥段”。尤其是在旅途中,特定场景相遇,特殊时刻交集,比如,裹着军大衣在黄山顶上等日出,瑟瑟发抖中相谈甚欢;两个迷路的人,互助走出沙漠深处……



虽一生仅见一面,定是终生难忘。记忆中的“一面缘”,有两个特定影像,时间越久越清晰。一次,我们一行结束宁夏之旅,11点多就到了银川河东机场,办好手续在9号登机口附近坐定闲聊。飞机按说下午1点29起飞,可近1点仍无动静。正疑惑,忽听广播里喊我等的名字: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,请速到15号登机口登机。我们大惊,拖着行李箱一路奔跑。验票进去,豪华的大客车已经开远,只有一辆奔驰大巴在。车上上一老者,头发后梳一丝不苟,清瘦脸庞淡然微笑,有种高知的“范”。旁边一位秘

养金鱼

陈建兴

童年,就像一只鱼缸,折射着记忆五彩斑斓的光芒,装满了数不清的快乐往事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学校组织学生去西郊公园春游,“金鱼廊”中各种漂亮的奇异金鱼深深吸引着,不少同学趴在嵌在墙壁里的鱼缸边看了又看,瞧了又瞧,久久不肯离去。没多久,弄堂里就刮起了养金鱼风。一时间,大人们都忙了起来,自己动手敲鱼缸的随处可见,三角铁、铁皮……在厂里做钣金工的家长们可大显身手了,他们不但有材料,有技术,还有制作工具。我父亲不会做鱼缸,哥又去了农场,看到邻居家一只只敲成的鱼缸,我羡慕得不得了,可也无奈,只好用家里的大口瓶养了几条单尾小金鱼。没想到,没过几天,邻居石家的铁皮鱼缸漏水了,决定要重新做只三角铁缸,便把坏的那只送给我。我用刀片把四周嵌的油石灰全部刮掉,买回新的油石灰小心翼翼结实实重嵌了一遍,居然不漏水了,欣喜若狂。我用零用钱去秀水路的摊头上买来了十几条“水泡眼”,将已在面盆里放置了一天一夜去掉了漂白粉味道的自来水倒进鱼缸。“水泡眼”游来游去,大大的眼睛,小巧的鱼鳍,身披闪闪发光的“袈裟”,看得我心花怒放。可没过多长时间,好几条“水泡眼”翻“白肚皮”了,漂在水面上,我连忙叫来邻居小伙伴,他们一看,都说是喂得太饱,胀死的。我心如刀割,默念着剩下的几条能平安无事。次日早晨,一看居然都活了下来,我那高兴劲可别提了,又去秀水路买回了几条全身乌黑的金鱼。那些日子,口袋里为数不多的零用钱不是买金鱼就是买鱼虫。为了节约成本,我约了弄堂里潘文宝、余友康去长风公园附近的小河里去撩鱼虫。我自制了网兜:把母亲单位发的口罩拆开来,用几层纱布和粗铁丝做成漏斗状的网兜用线缝住,网兜是在人家竹篱笆墙上拔出的竹竿,放鱼虫的桶是吊井水用的铅桶。周末上午,我们三个出发了。

听弄堂里撩过鱼虫的小伙伴说过,鱼虫喜欢生活在死河浜中,泛绿的河面鱼虫就多。兴奋的潘文宝迫不及待地河面乱撩一通,我把抢过网兜,先将河面上的垃圾、杂草撩掉,再贴近水面慢慢地反复撩撩,左一下右一下,大量的鱼虫就“落网”了,倒入盛着河水的铅桶里。到了中午时分,烈日高照,我们提着满满两铅桶鱼虫凯旋。弄堂小伙伴蜂拥而来分享战利品,甚至还有其他人来买的。

喂好自家金鱼后,我把剩下的鱼虫捞出来,摊到搓衣板上晒鱼虫干。那股腥臭啊,招来了不少苍蝇,我只好时不时地拿起生煤球炉子的蒲扇去赶。鱼虫干晒成后装进玻璃瓶内,仍有一股腥臭味,搓衣板上更是污渍斑斑、味道难除。母亲皱着眉头,一副想骂我的样子,我赶紧借口问同学作业题,溜之大吉。

书模样的说,刚才你们迟迟不到,满车旅客吵嚷着,这车本是专门接头等舱的,他关照让大客车先开,特地在等你们。老者摆摆手,平静地道:“这不能怪你们,我们多等几分钟也无妨。你们的登机牌一定是换得太早了,后来改了登机口,你们却不知道,机场的广播声音也听不清,机场是有点失职的。”待小车开到飞机旁,大客车上乘客刚登机完毕。我随着中巴车上的人最后一个登机。瞥了一眼端坐在头等舱的老者,他依然微笑的模样,是留给我最后的形象。尽管有关他的信息一无所知,至今和他也没有任何交集,但他那干练又慈祥的音容、淡定而睿智的言语、公允且得体的举止,刻进了我的脑海。再一次是在南通。上午活动结束后,尚未到饭点,我和夏先生便到周边走走。在离军山公园不远处一条山阴道旁,忽见一人,头戴大檐帽,大步流星向我们这边走来,远远望去,防紫外线面罩特别醒目,那原本可严实实盖住两颊的军绿色遮阳布,因为走得热解了开来,如招风耳朵那般来回晃动。走近了,看清是位驴友,那双肩背的行李,上顶颈椎下过腰,该是他日夜相伴的最亲密

伙伴。我们互打招呼,就在路边林荫下聊起来。他年过花甲,来自重庆,网名“爱山”,立下退休后重走长征路的志向,历时7个月,在2015年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,徒步到达陕北吴起镇。之后一发不可收,走完了长城,又走长江,他谓之“三长”。此刻是行进在通往长江入海口——上海的路上。“走‘三长’,最艰苦是走长江,路途长路况复杂,从重庆巫山到湖北巴东,翻山越岭就走了6天。”他回忆道。我们好奇问他徒步动机,他说,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愿望,或者说人是生理理想吧。“好在过了南通,离终点不远了。”他信心满满。当时正值中午,无一行人,我们三人就分别用手机自拍了大头照,送上祝福后分手。说实话,我真被他坚毅而执着的精神感动到了。时时想起,遗憾当时未加微信,不知他在用脚步丈量哪块大地。忽然想起他说过旅途发“美篇”,我便搜索“爱山”,果然是他。他在《寻梦长江游记》南通篇里,把我们三人合照也发在上面。于是我通过留言,两人加了微信,续上那难忘的“一面缘”。这些年,他走完长江走京杭大运河,又走完滔滔黄河,实现了他走“三长两河”的梦想……如今刚刚走完流经他家乡的嘉陵江。我在朋友圈里为他的行踪点赞,为他的毅力喝彩。

有道是,生命是一种缘。独特的“一面缘”,会铭记一生,因为时时为崇高所感动。我住在阳澄湖畔,就在儿子学校对面。去儿往年金秋十月,大闸蟹一开捕,儿子就可以大口吃福。今年,儿子中秋节没回家,国庆节也没回家,选择留在学校准备考研,距家近一千公里。我和妻很想念儿子,知道他也很想家,于是我们决定买些大闸蟹,再带一些其他食材,乘高铁去儿子那儿小聚。买好高铁票后,我又在网上订了民宿,位置

就在儿子学校对面。去儿往年金秋十月,大闸蟹一开捕,儿子就可以大口吃福。今年,儿子中秋节没回家,国庆节也没回家,选择留在学校准备考研,距家近一千公里。我和妻很想念儿子,知道他也很想家,于是我们决定买些大闸蟹,再带一些其他食材,乘高铁去儿子那儿小聚。买好高铁票后,我又在网上订了民宿,位置

就在儿子学校对面。去儿往年金秋十月,大闸蟹一开捕,儿子就可以大口吃福。今年,儿子中秋节没回家,国庆节也没回家,选择留在学校准备考研,距家近一千公里。我和妻很想念儿子,知道他也很想家,于是我们决定买些大闸蟹,再带一些其他食材,乘高铁去儿子那儿小聚。买好高铁票后,我又在网上订了民宿,位置

千里送蟹

周飞

课,这几天宿舍就他一人,声音中流露出疲惫和孤单。我说明天带大闸蟹过去慰劳他,他让我们不要来回奔波,免得太累,但听我说已经订好高铁票,一



晚上10点,我正在写作。智能音箱自动响起:“主人,到时间了,您可以休息啦!”我的智能台灯也同时熄灭了。去年4月,我买了一台智能音箱,为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。晚上提醒你睡觉,早晨6点半播放音乐唤你起床。平时,想了解天气预报,想听新闻、音乐、戏曲、相声等,只要喊一声“播放xxx”就行。你也可以让它开、关智能台灯,或调节亮度。智能音箱让语音交流和听觉享受代替常看手机造成的视力困扰,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和乐趣。ChatGPT发布后,我好奇地使用了中文版尝鲜。对有些提问,AI干脆说:“我不能回答。”问它为什么?它说:“我们的中英文版本有很大的不同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。一种可能性是设备没有获得足够

莘庄镇名在《崇祯松江府志》(1630年版)卷之三中有记载:“莘庄镇。一名莘溪。”这表明,明代时,莘庄是以河流名为镇名的,或者说它有两个镇名。这是上海现存地方旧志中,最早记录“莘庄镇”的志书。莘溪是一条市河,由西向东贯穿莘庄镇中部,为适应市政发展需要,1964年11月起莘溪填河,完工后建成现在的莘浜路。市地方志办公室杨杨博士帮我查到比“府志”早62年的资料,即初刻于明隆庆二年(1568年)的《江南经略》,书中也有上海镇“西南至莘庄镇华亭界三十六里”的记载。

主持人康辉在“央视网”“咬文嚼字”小课堂中盘点全国易错难读的地名,他从上海开始,第一个便是闵行区莘庄镇,他说“上海有一个闵行区,不要读成闵xíng区……闵行区有一个地方是莘庄镇,这个字是在这里要读‘xīn庄镇’”。镇名“莘”不能读成shēn,路名也不能读错。莘庄地区带“莘”字的路名共18条,其中“莘”字头的有16条,如莘沥路、莘凌路、莘潭路等,带“莘”字的2条,是七莘路、虹莘路。这18条路名中的“莘”字,无一例外都要读成xīn的。

“莘”字的读音问题,三四十多年前早就出现了,主要是在新上海人、新莘庄人中间。现在的他们融入上海已久,加上地铁、公交日常的准确报站,“莘(xīn)庄”的读音已经不成问题了。可是如今,新问题又出现了——这些地名进入广泛使用的语音导航后,“莘”字的读音就非常混乱,比如:“前方红绿灯路口右拐进入莘(xīn)松路,左拐进入莘(shēn)北路。”还有这样的语音:“正在前往莘(shēn)凌路莘(xīn)北路。”而在莘庄镇区南面,还恰恰有一条“申北路”呢。“莘”字读音问题还上了热搜榜。

宋代《集韵》中有“莘”字,义项之一是“音辛,细莘,药草”。“莘”是个形声字,“字头表示它是一种植物,“辛”是它

定过去,他的声音立马亮了起来。第二天,我和妻起了个大早,带着女儿赶往高铁站。车站内人头攒动,我们的行李较多,进站时出了一身汗。直到上了高铁,心才踏实下来。高铁在大地上飞驰,风景在窗外掠过,儿子成长过程中的一帧帧画面在我脑海中不断闪现。10月2日下午三点多,终于到达一千公里外的目的地。妻忙着洗菜做饭,我忙着清洗冰箱。清洗结束,我在冷藏柜里铺上一块湿毛巾,把大闸蟹一一摆好,小心翼翼地在上面盖了一块湿毛巾。蟹农告诉我,像这样保存,哪怕放上四五天,蟹还是活

是第一次核试验。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应该是在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。”它回:“非常感谢您的指正!感谢您的留言和分享重要历史知识!”第三次是聊天问诊,关于膝盖疼痛的诊治与康复。我说:我是87岁的老人。几年前,我的右膝盖疼痛,用了一年时间解决;后来左膝盖疼痛,用了半年时间消除。最近的左膝盖疼痛,根据以往的经验,参考一位骨科主任大夫的“有时膝盖疼痛是由骨周间的筋痛造成的”观点,我用10天时间,基本解决了问题。最后AI医生说:“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和经验。您的坚定信念和正确治疗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。”后来,我也与国产的“文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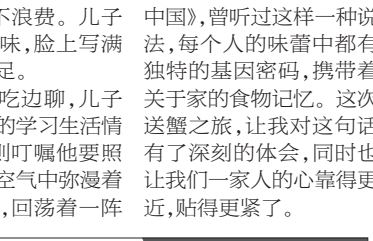
「莘庄」的「莘」

褚半农

的读音,“莘”字应该读xīn。乍看“莘庄”之名似乎同药草“细莘”有关,有的研究者进而认为因莘溪两岸长满了“莘”这种植物,所以称“莘庄”的。我在阅读明清等文献时一直留意着“莘”的出处,并没有看到有这类记载。而据权威的《上海植物志》介绍,细辛(莘)“主要分布于欧洲……上海有1种”,“余山有分布,生于杂木林下”。原来,“细辛(莘)”在上海是种少见的“稀有植物”,也不是生长在河岸边的,怪不得从未看到过其真容。1970年5月版《上海常用中草药》一书,是特地为农村赤脚医生编写的,共收录了480多种药草。介绍其他很多药草时,既有文字介绍也有精细的插图,每种篇幅都要占两至三页,而对细辛(莘)的介绍只有区区六七个字,连学名也未列出,也没有插图,可见它在上海是如此“小众”。在80年代上海第一轮修志中编修的《莘庄镇志》,有“莘庄镇因跨莘溪而得名”的记载,新编《上海县志》也是这样记载的,都是先有“莘溪”之名,后来又名“莘庄”的,这同《崇祯松江府志》的记载相一致。如此看来,莘庄的“莘”字来自“细辛(莘)”的可能性可以排除掉了。

“莘”字的xīn音,除了与“辛”字相通外,文献上没有更早或过多的记载,从《集韵》推测,最晚在宋代就已出现xīn的读音,不然辞书不会记载它。这个读xīn音的“莘”字,是通过口口相传,一代代传承至今的。方言词语的古音都是这种方法保留下来的,例子很多,举一个大家熟悉的,浦东有条河流,历史上一直称“王家浜”,原住民也都知道这个“王”不读wáng,而读yáng音,“王家浜”就读“yáng家浜”,这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古音。这个读音流传至今至少有一千多年了,只是在当代出现变异,“王家浜”连名字都已被改为“姚家浜”了。

阵欢笑。晚饭结束后,我和妻收拾碗筷,儿子陪妹妹玩。“爸爸妈妈,快来看!”听到女儿的呼喊,我和妻走到桌前,定睛一看,儿子竟用蟹腿壳拼出了“谢谢”二字。“老婆老妈,谢谢你们大老远过来给我送大闸蟹!”我和妻相视一笑。“蟹”和“谢”读音相同,没想到儿子会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感恩之心。



看《舌尖上的中国》,曾听过这样一种说法,每个人的味蕾中都有独特的基因密码,携带着关于家的食物记忆。这次送蟹之旅,让我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体会,同时也让我们一家人的心靠得更近,贴得更紧了。

七夕会

一言”进行过对话。我让它为我制作一个“原子弹的故事”PPT。它说,它不太擅长制作PPT,但提供了一份关于“原子弹的故事”PPT的详细大纲,非常不错!我问,你知道柳襄怀在金茂大厦作科普报告“两弹一星”的故事”吗?都有些什么评价和反响呢?没想到,它居然对我的报告意义、听众的评价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,都写出来了。并且说:“总的来说,柳襄怀的演讲,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和赞誉。不仅让更多人了解了‘两弹一星’事业的重要意义,也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史增添了一份珍贵的记忆。”有趣! 注视、关心和跟紧人工智能的发展,能让生活更添精彩与方便。期盼着有朝一日,能有一个机器人来家为老服务。



时尚